

## 叶群:不设国家主席,林彪往哪里摆?



## 《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  
◆作者:顾保孜 撰文  
杜修贤 摄影

本书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,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,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内政外交重大事件的起因、发展与结局,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。

七月,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:“如果不设国家主席,林彪怎么办?往哪里摆?”

根据林彪、叶群授意,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,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“呼声”。

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:设国家主席,那是形式,不要因人设事。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。

毛泽东这里说的“因人设事”,几乎就是“有人想当国家主席”的同义语。

毛泽东半年内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,但依然无法让林彪死心。“修宪”之争愈演愈烈,逐渐演变为两个阵营的较量。

正在政治局“修宪”工作一波三折艰难进行时,八一建军节将至,中央政治局会议桌上又多了一个议题,就是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。其中有一句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”。

陈伯达主张删去“毛主席和”

几个字,变为“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”。

张春桥坚持原稿说法,不同意修改。

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只好将社论和分歧意见拿去向毛泽东请示,由他定夺。

毛泽东表示,这类应景文章,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,他就不看了;至于提法问题,这无关紧要。但毛泽东私下表示,这两种意见,他都不赞成。缔造者不能指挥,能行吗?缔造者也不光是我,还有许多人。后来,汪东兴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“毛主席和”几个字。

8月初,林彪心情颇为爽朗,再次让叶群打电话对吴法宪说: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,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。

8月13日,也是北京最为炎热的日子。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开会,讨论宪法最后的草案稿。

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再次发生争论。

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“天才地、创造性地、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”为依据,提议删去稿子中“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”和“天才地、创造性地、全面地”等提法。吴法宪反驳说:“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。”

结果双方大吵了一场,不欢而散。

会后,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和林彪。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,说:“吴胖子放炮放得好!”

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向江青团伙的发难,只是人民大会堂争斗的继续,换了一个地方而已。

尽管两派明争暗斗十分厉害,这次会议对宪法修改起草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方案:(一)序言不与总纲合并,以三十条方案的序言为基础修改。(二)宪法结构不变。(三)宪法为“不设国家主席”的方案。

到此为止,修改宪法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。从1970年3月至8月13日,毛泽东在半年内,6次讲

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。大家心想这回总该尘埃落定了,拿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,不应该再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。

已经失利的林彪,却认为政治局会议可能就是他最后的机会。

林彪一面传话表扬吴法宪放炮放得好,立了功,一面又通过叶群分别向陈伯达、黄永胜、李作鹏等人打招呼,要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吴法宪,分头去查找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等人论“天才”的语录,准备在政治局最后通过宪法修改案的会议上同江青“那一边”展开斗争。

按照林彪、叶群夫妇的估计,这场恶战在所难免。肯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会有一番激烈争论。13日晚,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、黄永胜,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关于“天才”问题上的语录,好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再作“一搏”。

8月14日晚讨论通过宪法修改案的政治局会议上,林彪这一派有备而来,准备同江青一派激烈交锋。但出乎意料的是,张春桥等人在会上缄口不语,结果根本斗不起来,宪法草案顺利通过。对此,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感到有点反常。

## 每一个人站起来的方式,却是千姿百态

20



## 《余震》

◆出版社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◆作者:张翎

作为冯小刚新片《唐山大地震》的原著小说——《余震》与电影同期上市,为更好地解读这部电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小说《余震》被业内认为是“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”,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奖项。

23

## 曾经的小跟班现在已经是首席



## 《孩奴:新妈上岗记》

◆出版社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◆作者:林琳

孩子究竟是爱情结晶,还是一台“金钱粉碎机”、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?《孩奴》中,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,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,现实又是另一回事……

汪露露看着曾经的小跟班不知道说什么,本来就不熟,自己仅仅是带了对方一两周。

“这就是我说的汪姐,她过去是我们教育版的首席编辑。”小跟班向陌生面孔介绍着。

“过去。”汪露露暗笑着。自己已经被小跟班称呼为“过去”,既然是过去,那“现在”又是谁呢?

算了,不想了,谁让自己是女人,谁让自己结婚,谁让自己怀孕,谁让自己生孩子呢。就算是“过去”,又能怎样?即便自己还是“现在”,也总会有变成“过去”的那天。晚“过去”,不如早“过去”。汪露露自嘲。

“你们聊,我去领导那儿一趟。”汪露露转身准备离开。

只听那几个陌生面孔悄悄问小跟班,“她就是那个汪首席吗?刚刚生过孩子?没看出来啊?你看到她那个外套没有?没有三千下不来,真有钱啊。”

“她回来要做我们的领导吗?可现在你不是首席编辑吗?”

“你们怎么那么多问题?说正经事。我们这期要做的选题是……”汪露露听到小跟班的声音。

哦,她已经是“现在”了。

很多时候汪露露都生活在懊恼之中。她恨自己,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计划着要孩子,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时间生孩子。怀的时候是冬季,由于反应强烈只能闷在家里呼吸不到新鲜空气;等能出门的时候又赶上夏季,走两步直冒汗不说,就连呼吸都成问题,柳絮满世界地飘来飘去;终于熬到生了吧,又是伏天,大汗淋漓无法洗澡,还不能吹风扇,她也太背了。

好不容易等到孩子大一些了,可以出门上班了吧,又开始数九了,天气这个冷啊。冷也就罢了,再加上这两天下雪,路也不好走。怎么这么不顺呢?

汪露露一步一扭地蹭到公交车站,发现已经有一排大爷大妈哈着气伸着脖子向远处张望着。

“这车怎么还不来,都等了半个小时了。”一位大妈拎着一方便

袋子的菜抱怨着。汪露露将围巾向上提了提,捂住了嘴巴和耳朵,看来要等上一阵子了。

北方的冬季似乎除了用寒冷以外就没有别的词来形容了。

队伍似乎越排越长,公交车一直不肯露面。汪露露看了看表,自己足足站了十来分钟,再等下去会变成冰棍的。还是打车吧。

要说穿好衣服也有用,那就是打车的时候司机往往会先停在美女身边。这次也不例外,同时有六七个人站在停车位,就算汪露露站得偏一些,司机也是停到她的面前,甚至还主动打开了车门。在一片妒忌的目光中,出租车吹着一屁股的白烟儿,飞也似的开走了。

坐在温暖的车厢内,汪露露从兜里抽出手机给汪明才打电话:“爸,霖霖饿了吗?哭了没有?”

“快点儿回来吧,越快越好。”汪明才的声音明显要比往常急上很多,“你在哪儿呢?不行就打车吧。孩子等着吃奶了。”汪露露觉得牙上似乎有冰。

呢。”

“我就是打车呢,公交车不知道跑哪儿去了,半个小时都不来一趟。”汪露露也急,可急又有什么办法。

“行了,我得看孩子去了。”汪明才挂断了电话。

汪露露分明在电话中听到了霖霖的叫声。

汪露露的心都要碎了。

下车后的汪露露是跑着往家冲的,很久没有做过这种剧烈运动,她觉得自己的手脚协调能力似乎和霖霖不相上下了。每在冰面上踏出一步,都有要摔倒的感觉,可又不能不跑。时间就是奶水,抢上一步是一步,霖霖饿了,就等着这口饭呢。

冲到楼门口的时候,汪露露的肺都快炸开了。她气喘吁吁地在单元门前捂着胸口,“太要命了,要是天天这样可怎么办啊。难道每个妈妈都是这样熬过来的吗?”

单元门被物业公司的卫生管理员推开,见汪露露在那里大口喘气,马上紧张地扶着她问:“姑娘,怎么了?生病了吗?”

“没,没,没事。跑得太急了。”汪露露觉得牙上似乎有冰。